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七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張所

鄭剛中

胡閔休

劉子羽

柳約

胡世將

兄唐老

呂祉

翟興

孫昭遠

曾孝序

陳求道

劉晏

陳淬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靖康初爲監察御史事見李綱傳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掣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

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乃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薦所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所入見條利害賜五品服遣行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事付帥司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置卒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進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剛

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歷禮部侍郎
為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怒其專擅
令侍御史沅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
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
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
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
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徙封州卒

胡閔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休
著兵書二卷靖康初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補承
信郎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

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岳飛爲招討使辟閔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閔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

劉子羽字彥脩崇安人父韜在忠義傳宣和末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韜死難免喪累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

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
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
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瓊竟伏誅
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叅議軍事至秦州
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
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
其兵勢者遂合五路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
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
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進退失計悔將何及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軍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紹興元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二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閉糴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

商輸粟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

三年春工彥大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

告玠玠馳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

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與元退守三

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葦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

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

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

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往守仙人關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

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科谷北去浚雖劬師卒全

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

俱罷諱為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

玠始為裨將不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訟子

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與

祠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歷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

鄭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回論子羽十罪上批出

白州安置趙鼎曰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

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張浚薦復元

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議和復徵猷闕
秦檜諫官論罷之復與祠本弟子輩子珙並有傳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爲
霸州教授歷辟雅博士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
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靖康初自監察御史兼權殿
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官再進左司員外郎父喪
終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叅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
幸平江約䟽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
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
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

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脩撰再詔褒獎其備禦保綏功充集英殿脩撰召對嘉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感敷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升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遣使高麗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奉祠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所顧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卜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母尋愈約先
母兩月卒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人宿之曾孫崇寧間與兄唐老同
登進士第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爲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軍饟困於遠輸半歲始達世
將奏用轉般摺運之法公私便之紹興九年以寶文閣
學士宣撫川陝明年除端明殿學士又明年秋朝廷復
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
兵威稍振以疾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五十八
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當金人再犯京師也唐

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
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稟是
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京
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
預焉出知無爲軍高宗竄遂僞命之臣坐降官先是
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
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建炎三年知衢州
苗傅敗走亂兵犯城唐老戰却之以功進秩未幾進
徽猷閣侍充兩浙宣撫司叅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
安撫使

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趣鎮江唐老

度方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
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
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疑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
疑之戢孫也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合釋褐建炎中為右正
言以論事忤執政出通判明州紹興中歷直龍圖閣知
建康府祉與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累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
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
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又以統制

官鄺瓊爲之副瓊與統制靳養皆故群盜與德素不協
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
康以其軍隸督府數月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瓊等復
訟德社訟之曰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闕略况小嫌乎
當力爲諸公辨之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
及養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
得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
于怡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
赴行在瓊雖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
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

間之朝廷邪社爲瓊所執瓊遂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
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又語
其衆曰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
餘人環立不行瓊悉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等瓊等
碎齒折首而死時有得社枯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
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
旌其忠社同時翟興亦爲裨將楊偉所殺

翟興者字公祥伊陽人劇賊王仲起興與弟進應募擊
賊號大翟小翟興以功歷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
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

卷甲夜趨洛陽擒世由等斬之進爲叛寇楊進所害興
勦死事于朝以興代爲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招討
使兼知河南府興擊楊進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
潰去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
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
豫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
云賂偉爲內之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墜馬死事聞贈
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在河南累年
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子琮沈勇有父風繼
興爲鎮撫使琳閣門祇候進字先之贈左武大夫忠州

刺史官其後五人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元祐間進士建炎元年爲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慶拒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開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

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爲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過關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乎流通取
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糴
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孝序上疏論之京益怒被竄嶺表
京罷授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俗事與吳居厚不
合落職尋復之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訓練士卒
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卽位遷徽猷
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旣而青州民詣南都
借留計之先是臨朐士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
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
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

與其子宣教郎許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王遂陷知縣
溜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于陣知益都縣張侃十稟
縣丞丁興宗亦死之贈孝序光祿大夫謚威愍許承議
郎餘並錄贈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蓋金
人立張邦昌下令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
建炎四年命為襄鄧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
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迺之蒲圻寓龍堂
僧寺未久招無劉忠叛一夕數千人襲至驅求道家還
嘉魚至茗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走湖湘求

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一子符佺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第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帥衆數百來歸投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李進進不戰而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累功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迎戰降其衆郡人爲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爲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

子四人立廟曰義烈

陳洙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洙戎服往見補三班奉職累遷忠州團練使直定府路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直定洙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襲恩洙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刀及洙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洙大敗善其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洙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洙回援建康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洙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

牀大罵刀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
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家二人

論曰南渡戎事孔棘儒者釋俎豆以戮力其間或贊慕
府或導方面寧非濟特之傑然成敗禍福人固弗能預
圖也張所鄭剛中皆以忤權奸寘死胡閔休憤上帥之
冤杜門佯疾劉子羽柳約數遭讒構胡世將中道而列
斯並君子所深恨者况呂祖諸人墮身亂賊之手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七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鄭望之

王倫孫耕

宇文虛中

朱弁

張邵

洪皓

子遵

崔縱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僅之子登進士第歷駕部員外郎兼金部員外郎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望之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爲軍前計議使旣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李稅再使幹离不遣蕭三寶奴偕稅等還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稅再使金營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再遣

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
兵削弱不可不和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與祠建炎
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
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望之復起戶部侍郎轉吏部
侍郎屢罷屢起終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四贈
中大夫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之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爲
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
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
宗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

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
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臬以倫小
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假刑
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
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
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
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黏罕使而凌思謀
卽驛見倫語及遼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
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
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

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之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黏罕至詰倫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爲此言耶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黏罕不答是後使者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至金皆拘之紹興二年黏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入對言金人情

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時方用
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壽
王詔繼至二人倨傲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稍
爲禮遂拜詔訖事倫請祠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
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十年春徽宗及寧德后
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
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
曰河南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
以行因附進太后欵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
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

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
豫脅取不已會迓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
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
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
報江南自今道塗無雍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
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
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
知閣門事監公佐副之中閤諱日期還梓宮倫入辭引
至都堂授使指二事既至金國金主置爲設宴三日
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朝論以哲通古肆嫚抗議甚喧受書之禮久未定多歸罪倫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旣又以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

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
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
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
勿令踰境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
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
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
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耶倫
曰比蕭哲以國書來係出上國意使人只通好兩國耳
旣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乃
貸之還會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

論歲貢正朔誓表出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
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
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
奉命而來非降也今災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
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
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僞
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乃就死年六十一贈通議大夫
子述與從兄適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
事孝宗錄其孫三人光宗賜諡節愍孫柎知名

柎字汝良有才具其初未有官旣以倫故被彙錄遂得

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头郎并其徒
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嘗韓信可以恢復起兵端天下
思繼好民凡七遣使無成續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
矣坐白事忤侂冑得罪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
以枻薦乃擢枻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
枻以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
旃毋以吾老爲念枻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古論
等四人列坐問韓侂冑昔顯幾年矣枻對已十餘年平
章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枻曰主上英斷去
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

柟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
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柟持金人
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柟爲通謝
所叅謀官柟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自易淮陝侵地從
之柟奏和約之成皆力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
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柟不掩人
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
右文殿脩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脩撰致仕卒贈寶章
閣待制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登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宣和

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安真夾攻遂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論之王黼大怒降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韓琦不粘罕分道入侵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可奈何虛中請降詔罪已卽命虛中榻前具草謂言路壅蔽而諛目聞恩倖持權含饜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對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又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

弟宜以一使名護其會遂以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撒趣姚古師道兵令直赴汴京虜援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虜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卽往都亭驛見金使王酋因持書復議和渡河橋冒鋒刃而進旣至虜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虜注天露刀周而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季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

明日後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
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大
原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
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以議和効
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
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
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副之明年春金人竝
遣歸虛中曰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
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卽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累官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人

祖睿德神功碑進階公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
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
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江南荒僻得之不足
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詔存卹其
家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
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虛中恃才輕肆好
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鹵目之貴人遠官往往積不
平媒孽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圖書爲
反其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
之高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

談虛中百口同日受焚死淳熙間贈開府階諡肅愍賜廟仁勇且爲置後語在宇文紹節傳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有文集行于世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既冠入太學是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補脩武郎借古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

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倖先歸願正使
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死者
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
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以起與俱金
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吾嘗恨不
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饋遺弁
固拒驛門忍饑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
易其官終不能屈王倫還言於朝帝爲官其子厚賜其
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

曰歎馬角之未生兔消雪空攀龍聲而莫逮淚洒冰天
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
口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弁
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
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
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
賜金帛甚厚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卒弁爲文慕
陸宣公詩學李義山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一卷曲
洧舊聞三卷續骈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二
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宣和中登工舍第建炎元年爲衢

州司刑曹事二年金人南侵命邵假禮部尚書充通問

使武臣楊憲副之卽日就道至濰州左監軍撻攬命之

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

在強弱在曲直今大國復裂地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

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崇明年

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撻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

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又徙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和議成乃及皓弁南歸升至敷文閣待制屢奉祠卒

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
出使因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從之學喜誦佛
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維州及歸疏檜忠
節議者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
有文集十卷子孝曾後亦出使妓于金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登進士第主黼朱助皆欲婚之力
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歲勞發廩損直別以青白幟涅
尺手爲識無分競者又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感之切
骨號洪佛子後秀軍叛過皓門相戒不敢犯建炎中張
浚薦皓使金卽喪次起之皓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

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郟之役天其或者懲晉訓楚也帝悅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通問使龔琦副之議國書欲有所易願浩不樂遂抑漙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以知泗州羅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詣皓至南京比過淮而成方與耿堅擅兵圍楚州皓先以書抵成復密諭堅以大義堅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壽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延餽餉不繼有引衆健康之語此含垢之時宜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

願浩惡其直達坐以稽留貶秩皓遂請由他界以行至
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恨
力不能殲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
生鼠狗間黏罕怒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窠也惟疇至汴
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
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
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裳大雪薪盡以馬矢然
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
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

止者悟室怒欲殺皓皓不爲懼悟室義之皓爲悟室條
析和議十事甚至悟室與如燕莫將沮其議事復中止
留燕甫一月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
異論幾死故得免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
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語在劉錡傳十一年又求得太
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
官因薦皓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
請于叅政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
官竟不能屈未幾金主以生于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
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復追留七騎及淮而皓已

登舟矣既至入見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
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
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
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
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
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
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除微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權直學士院因議事觸檜怒又言室樵寄聲檜怒益
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
州明年大水官白鑄宣言變理乖懿洪尚書名聞天

下胡不用檜流鏑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鏑劾頤父更相稱譽罷皓奉祠鏑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耳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鈞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徵猷閣學士謚忠宣皓留北中十五年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抄誦求鋟梓旣歸後使者至必問皓起居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同時使者十五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

皓節尤顯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适爲相別有傳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皓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旣葬兄弟卽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蔭補承務郎紹興中同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擢祕書省正字宰相奉檜子燔爲官長聲歎爲人輕重遵不之附二年弗遷皓出守遵亦乞外通判常婺越三州以湯思退薦復爲正字又兼權直學士院父喪終召對陳父寃曰先臣與龔璿同出疆璿仕劉豫以妄殺兵官被誅

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
歲乃得歸顧南竄以死臣兄弟又屏跡在外檜不分忠
逆如此高宗悉爲道諺語所起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
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
爲一書名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
寔自遵始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又拜中書舍
人論者欲復鄱陽未平未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
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爲三
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間
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

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遷至翰林
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
澈以爲言遂勾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人由海道
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
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
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
而歸遵之助爲多孝宗卽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
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
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
否則絕向化之心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若起居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
未可遽爲之屈謂宜遺金繪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
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拜同知樞密
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
災異故事諷止之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
史周瑛策還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徙瑛他官遵連章
乞免訖與御史俱去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
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瑛以嘗論遵不俟合符馳
去遵追餞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然則
者以爲盛德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

宗諭當制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孳謀築營若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礫于市三軍無敢譁有晝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初提舉洞霄宮卒年五十五諡文安

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博極載籍雖狎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貫中博學宏詞科歷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

投間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
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左司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金主
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
閤門張掄副之入辭上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
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
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
體旣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
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
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不可
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

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聘邁
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
弟敵國而歸河南地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
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
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
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國書
呼曰不如式抑令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
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旣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
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欲質留不果邁還
孝宗已卽位矣言者以辱命論罷起歷起居郎拜中書

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叅史事邁與父兄四人皆歷
此三職紹紳榮之除知贛州又知建寧府婺州婺軍素
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
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徃前事至以飛語
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擁
邁轎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惡
二人梟之市餘黥穢有左莫敢誹者事聞上語輔臣曰
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
論淮東邊備六要地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
脩國史累遷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

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
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
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
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
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
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
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
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
宗紀本之孫覲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朱熹舉
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覲也

崔縱字元矩臨川人登第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高宗
將遣使通問二帝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
毅然請行乃授試工部尚書比至金首責以大義請還
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筵之窮荒不少屈久之金人
許南使自陳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誘以官
爵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論曰宋有女真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使率慮禍惟虜
是從曾弗顧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
中何足算矣王倫屢往復屢羈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
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竝

完節不爲大宋羞而皓留最久方之蘇武無媿然武賞
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譴乃不免於其身高宗真
少恩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七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恩

樓炤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累遷御史中丞命鞫岳飛獄無反狀以白秦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疆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時金遣使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太后鑿輿須大臣祈請乃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旣返

命檜諷万俟卨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擬竄鑄嶺表高宗

不從止謫徽州時朝臣有使金還者言金人詢問何鑄

於是復起鑄知溫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再遣使金使事祕不傳旣歸報

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

月竟與祠卒鑄孝友廉儉旣貴無屋可居力辨岳飛之

冤似與檜異然其論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

免迎望風旨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

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

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

裋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
岳飛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
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會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
西轉運判官召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
頤浩帥長沙辟爲叅謀官頃之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
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
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
人敗盟入侵次翁爲檜言於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
間而人檜德之事在檜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

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
旨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
翁既論罷趙鼎檜忘其復用令次翁又言之鼎遂謫居
興化軍旣而以何鑄言謫鼎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
言之遂安置潮州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
上可觀望檜與次翁子姪多預選士論大駭金人敗于
拓臯檜召二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曰吾
與秦相謀之義矣太后回鑿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
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
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懷其位堅不

背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至收銀金與之
太后歸泣訴于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檜力爲
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
副使帝終惡之檜詠次翁竊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
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卒贈宣奉大夫錄其
諸子親族檜擅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第再中宏詞科歷吏部員外郎
與秦檜力主和議累遷給事中紹興十一年檜再主和
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皆除樞府罷其兵權帝召
同入對復以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

始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乃俟鹵因論
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
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鹵再論責授祕書少監謫
居筠州再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愿奔元帥府
勸進辟爲屬高宗卽位歷越州判官秦檜薦召改樞
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踰月
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
牒未幾罷奉祠初高閑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
又問檜檜疑閑所薦以語愿愿嗾李文會攻閑去藤州

守臣言遷客李光作詩諷刺特政愿傳會其說再謫光
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劾罷之後二日愿遂補
其處愿希檜意附下罔上未幾亦斥天下快之起知宣
州王牒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愿守宣城也表弟
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
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
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
怠炎卽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卒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進士第歷右司郎中紹興二年
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累擢中書舍人與勾龍如

淵竝命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
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
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
卒謚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
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諭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論曰秦檜以和虜要君權勢方震撼鄙懦之夫率黨附爲
身圖如何鑄輩五人雖因之躋要途竟亦不免廢黜可

爲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勾龍如淵

羅汝楫

蕭振

尹穡

薛弼

梁汝嘉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卽位避御名更勾龍氏徽宗時爲上舍第沈浮州縣二十一年張浚薦於高宗召試館職歷起居舍人嘗進所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介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累遷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

計而邪說橫起蓋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遂矣
檜大喜卽擢如淵中司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
如淵有指斥語帝頗不悅初如淵與莫將及廷臣皆力
主和議緣此得擢用張壽宴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言
如淵入言路卽劾二人至是與廷臣俱罷其後檜擬如
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如淵
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讎呂本中逐劉
大中王庶爲世所少云

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登進士第高宗時歷殿中侍御
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

爲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
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
爲非皆坐黜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
閒暇爲備檜風汝楫論罷之汝楫累遷侍御史求去益
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
請祠居憂卒累贈開府階六子皆有文願字端良尤博
學好古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
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
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婺州教授改

秩乞祠以執政薦拜監察御史明年以親老累章乞補外高宗不許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爲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中旣出振謂人曰趙丞相當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許之後知台州以楊燁在獄供涉鑄秩謫居池州逾年詔

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制置使帝嘉振治行謂
宰臣曰四川善政前未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
敷文閣學士卒振兩為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相與
聚哭於道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
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其江為蕭家渡
云有文集二十卷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末與陸游同為
樞密院編修官召對稱旨竝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
北之士除穡監察御史尋為右正言明年除殿中侍御
史歷遷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繼廢黜先是胡銓亦力排和議大臣不悅命銓與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罪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進士第高宗時爲湖南運判進直祕閣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起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又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遷祕閣

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詔升弼集英殿修撰與守臣莫將兩易其任弼至郡凡四年而賊平後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方俟鹵檜誣岳飛下吏鹵以中司鞫成其獄朱芾李若虛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至從官云

梁汝嘉字仲謨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累遷權戶部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計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葬起居郎葬入後省出疏示待
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汝嘉求
去以竇文閣直學士奉祠未幾尹學士知明州兼浙西
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卒

論曰自昔權奸斥逐異己之士必假手於言責其甘心
爲用壞公議以苟富貴非鄙夫誰忍爲如勾龍如淵羅
汝楫蕭振之黨秦檜尹穡之黨湯思退視方侯嵩王次
翁輩何殊耶薛弼梁汝嘉雖非諫列均爲檜腹心而弼
於主帥之寃曾不動念無重媿胡閔休乎